

書經體註大全合纂

召溪范 翔紫登先生陳楚

鐘山錢亦祥再文纂輯

禹貢此篇與臣記禹平水土定貢賦及經理天下之功獨以貢名者水土平而後貢賦定舉其成功而言也篇中分五段首節揭治水之大綱冀州至即後分記九州之成功經也導河至導洛條所隨山諸川之事緯也九州攸同三節總結水土貢賦錫土姓七節言建官弼服以終治水之功末節記其功成復而又一篇大結也大抵導山導水治未治之天下所急在民生居食錫土弼服治已治之天下所重在朝廷德教

繫土節更臣說禹受命治水其要何如九州之制山來舊矣當俱水汎濫區域莫辨不有以分之無以別地勢之高下禹乃先分別九州土地知其州最下治宜先某州最高治宜後庶可隨地而施功焉凡水皆原本山而樹水障蔽道路阻塞不有以通之無以審水勢之緩急禹乃隨山而行相其便宜刊去樹木以通道路知其水為某山所壅必須開鑿某山為某水所出必須濬治庶可因勢而利導焉至于各州之中山川不二不有以定之無以知水勢之出沒禹乃真定其山之高者與川之大者以為各州表識知何水

書經卷之二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

是功

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

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

氏田賦之總名

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刊音堪地志作乘

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天下之地復為九州則地勢之高下可知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則水勢之緩急可知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川之大者以為

出何州源流可考何州納何水脉條可尋由是而導山導水之功
皆可舉焉禹之治水大要不外此三者而已○此記治水之大綱
也分土則區域辨隨刊則便宜審其山川則州境別三事乎看總
是一個順水勢而已九州本制建於顓頊非自禹始分也特洪水
湮沒禹後為分別之耳

冀州常時水思莫甚于河冀州乃河水所經又帝都在此焉人主百
官宗廟之所在不可不急故治水始此言齊何惟允則知冀在究
之西言荆河惟豫則知冀在豫之北言黑水西河惟雍則知冀在
雍之東且凡土莫非帝之所有若盡疆界以定帝都則與諸州無
別矣○此見聖人之重帝都也非治平陽舜都蒲阪禹治安邑相
去各二百餘里皆冀州之地

既載一節與之水思莫大于河壺口之山河水北來南下之所衝
禹故經始治之以殺河勢也壺口之北有梁岐二山乃河水所經
壺口治而下流通於是乃治梁而及乎岐以開河道也既疏其下
流之衝復順其經流之勢而莫乃無河患矣○此二節皆為冀州
除河患也既者已然之詞載者始事之謂冀州天下所當先壺口
又帝都所當先也八年始於此時四載始於此地故曰載梁岐乃
河之上流壺口壺河之下流下流不治則上流無可施功故治水
皆目下而上而此亦必先壺口而後梁岐也地州皆先地後績舉
成功而言也此獨先績後地本用功之始而言也九州有大高下
二州有小高下壺口梁岐特冀河一州之高下非治何始此也下

紀綱則水勢之出入可知
此三者禹治水之要也

冀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
之東豫河之北故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
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
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既載壺口

載音再
壺音胡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壺口山名河水北來
南下之衝也于是經始治之以疏殺其勢
焉禹治水施功之序皆自下流始矣最下
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自言先決九州
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潯水
滄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目下流

也始

汾水

汾音補
岐音岐

呂梁孤岐二山河水之所經也治之以開河道則河水無不消矣

既修太原至于陽

陽音木

其次莫大于汾太原汾水之所出出陽汾水之所經于是因經之功而修之修太原以濟其源修岳陽以導其流則汾水無不消矣

覃懷底績于衡漳

覃音覃底音底衡音衡漳音漳

覃懷平地之近河者也涑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方洪水橫溢而平地致功為難今則已可有功而無卑濕沮洳之患至于橫漳之水其間凡以地名者亦無不底績焉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縱而漳橫矣此地之平也

既修節其次莫大于汾自梁岐而東有太原自太原而南有大岳太原固汾水所出而大岳之南則汾水所經者也經者治之未有成功禹乃因其迹而修之先修太原以濟汾水之源從此至于岳陽而開諸山無不修治以導汾水之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無汾患矣此為冀州除汾患也河入海汾入河二水相屬禹自靈口至太原治河即以治汾覃懷節岳陽而東有覃懷之地乃河水所衝而又涑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往時平地皆水故功為難及河治而涑淇之水悉有所歸然後覃懷沮洳盡去致有平治之功至于焦濁二漳亦皆合流橫入于河而其間凡以地名者亦與覃懷之功無異焉冀州之上于是無不平矣○此記冀上之平也蓋涑淇各由其道則覃懷之地底績此與地以見小二漳同歸于海則近衡漳之地底績此舉水以見地也○至于者其間平地莫不底績覃懷也此兩節皆禹罔舊功成父績也

厥土節水患既平土宜可辨于是辨冀州之土其色則弊曰而不
雜其性則柔壤而無塊也○記辨土也土兼殷土庶土言殷土所
以定賦庶土所以定貢也

厥賦節土宜既辨田賦可定于是定其賦則居上上為第一等或
地力年分不同則錯出第二等定其田則居中中為第五等也○
記定田賦也賦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先賦後田者賦非盡出
于田併場園田漆林所出者而征之也常出者為正間出者為
錯錯在上自下而升一等隙之錯上中是也錯在下自上而降一
等冀之上上錯是也

恒衛節田賦既定水土尚有未平者治之亦不可緩彼包桑平恒
山施注于東北者恒衛二水也其水小而地遠河河水橫流不暇
先治今河水既治于是導恒水使人濇水道衛水使人濇沱河各
從其道而水之小者治矣橫跨于大河高平于東南者大陸之地
也其地乎而近河向河水衝決殊難速治今河水既治于是其地

厥土惟白壤壤讓上聲

柔而無塊曰壤教民樹藝因地制貢不可
不先辨土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冀
州之上土皆曰壤上會
之法從其多者論耳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錯倉人聲

色性既辨田賦可與賦既定其為第一等
矣然地力不同年分不齊或雜出而為第
二等田則第五等也賦高于田者地廣而
人稠也賦先于田者賦非盡出于田併異
場園園田漆林
之類而征之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恒山北谷東入濇水衛水出恒山
靈壽東入滹沱河從者從其道也高平白

皆可耕作而土之卑者平矣○此見水土之無不平也恒衛大陸皆接壤兗州必因既播九河九河既道而始從且作也故記成功于田賦之後

島夷節畿內之貢已征于厥賦之中獨有海島屬夷每年以狐狸熊羆等皮可製為服者貢之蓋因其地產以為歲入之常也○此見聖人水土既平功及外國故貢其所產也島夷乃冀之屬夷與青之萊夷徐之淮夷一類

夾右節貢道之來則何自乎帝都蒲服東南三面距河貢賦皆可直達惟北方一帶其水阻于山不與河接故必假道于海而碣有山峙于大海之濱適當逆河入海之處故舟之來也遵海而南又西向而轉而碣石乃在其右腋夾而過之以達于河凡上上之賦皮服之貢皆可達帝都矣○此記冀州北方貢道也舟涉平左故見山之峙乎右行折而西故見山之在其夾

濟河節大冀而施功者兗州也標其疆界東南則跨濟水而過之西北則彷彿至于河焉○此標兗州之界也以下每州先詳疆界者所謂莫高山大川也兗州濟水流其東南東南雖不止濟而此外無可書者故曰濟河水經其西北西北雖未及河而此內無可紀者故曰河

陸作者言可耕治也恒衛近兗之水大陸近兗之地因兗成功故記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島音

圻內所貢已征于厥賦之中惟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夾音協 碣音傑

帝都三面距河皆可達河而至惟北方貢賦之來其地如獨陽上谷其水如遼瀋淖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由北海入河自海而南向則望碣石以接河濱由右而西轉則自碣石以達河口舟在左右在右轉屈之間視之若在挾掖之右故曰夾右

濟河惟兗濟上聲 惟音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凡言據者踞而過之也言距者未至其地但望之為

表識也

九河既道道去聲

克患莫大于河九河其下流也自禹分其流而九之則經流行于中支流行于外既順其道而水之流者治矣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

雷既澤

其次莫大于濟雷夏濟水所鍾也水之每潰者退則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既成其澤而水之止者治矣既澤同未為澤而今始為澤既猶向已為澤而今復舊也

九河節克患莫大于河河自大伾北折而入克更挾渭洛汾濟而益成其大而克地平土疏又無崇山峻嶺以為之障被害尤甚故于將入海未入海之處不惜數百里地分而九之使支流分其勢于外正振順其流于中循其新開之道以入于海而克自是無河患矣○此治河于克也克西北距河而地勢最下河至此將入于海橫流猛悍非隄防可禦惟別開八條以殺其怒所謂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凡水導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此與荆梁之治濟是也禹疏九河不過因河之勢自分而疏通之耳非強之也禹治水先從下處治之下流既殺則上流日洩故治河之功必始于九州雷夏節其坎莫大于濟而雷夏濟所鍾也向濟水未始橫流入澤澤不能受遂致汎濫每潰不知何為雷夏而澤其澤矣今濟水治而上流既有所歸下流復有所洩雷夏乃能蓄水成澤若至是始名為澤也而克之無濟患益可知矣○此即澤之能容濟水以見濟水之治也澤在濟水之南本是二處與大野既猪不同向未為澤今始為澤曰既澤何已為澤今復其舊曰既猪雷夏本澤也乃云既澤者以濟水泛濫澤與濟連而為一不復知孰為濟孰為澤矣至此而乃得成其為澤也○九河既道則水之流者治矣雷夏既澤則水之止者治矣

維沮會同維音雍沮音疽

惟汎飭水自河出為澼濟出為沮向者正流未治故別汎亦散漫

無紀今道者道澤者澤而二水亦合流以入泗而入海如諸侯會同以朝天子益可以見濟河之治矣○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也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今澚沮合流以趨于海知諸侯會同以朝天子故借言之桑土節水治則土平竟地卑下水思凡其宜聚之上向俱浚役今水落土乾既可樹桑以飼番自是一州之中向當避水而居下丘者今亦降丘而仍居平地不苦卑濕矣○此見土之無不平也曰既至則民利無不興而土之高者平矣曰降丘則民居無不莫而土之卑者平矣

厥土節土平而色性可辨辨其色則純黑性則墳起焉土辨而地利以興其草則繇而番茂木則條而長盛焉而百穀五材概可知矣○此見竟之土甘復地利興也色黑者水沉溺故性墳者水流蕩故孟子言洪水為災草木暢茂萬獸繁殖禹驅之而益烈之茲乃以草木紀治何也益孟子所謂暢茂在高原廣隰菱犯穀土至充徐揚潁海之區有茫茫大壑而已安得草木生之此誌草木正見三州水治也

厥田節土宜辨物性遂而田賦可定矣定其田則居中下為第六等定其賦則居最薄之正額為第九等以其地狹人稀也○此定田賦也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

水自河出為澚濟出為沮澚人于沮沮承天澚而會同以趨于海則水之合者治矣

桑土既暨陸土宅

桑土宜桑之土蠶性急濕故水退而後可以蠶則民利興矣地高曰丘竟地多在卑下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則民居莫矣此可以驗土之平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俗音焚訓起政字彙則

上聲房勿切土膏肥也姑從俗繇音遙與繇同

墳土脉墳起也繇茂條長也充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草木非宜至是或繇或條或天或喬而或漸包故于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而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實作土有三載乃同

有音載

今猶遲之十三年者聖人愛民之仁汙於取民之義也洪水之害
兗州尤甚故田雖在第六而賦比他州為最下也賦既在第九而
尤必十三載然後同他州也蓋地利之美有未闢故田稍高而賦
為至下人工之修有未齊故賦既薄而其入尤後也

厥貢節賦之外必有貢地厥木惟條漆有出矣桑上既蠶絲有
出矣漆以制器用絲以備章服者國用不可缺者而竟地宜焉故
使之入貢也至于織成幣帛而有文采者尤絲之貴者也則使盛
于篚篚以入貢亦以供服飾之用也○此定兗州之貢也篚即貢
之盛于篚者勿與貢平看凡幣帛之物皆盛以篚非以其精也

音再取年運
而往為義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貢正也言君天下以
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兗當河
下流之衝水激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
雖平而卑濕沮洳未能盡去土廣人稀生
理鮮少必作始十有三載然後九等之賦
同他州以王貢焉是經國取民者義也既
薄其賦而復緩其
期者仁濫乎義也

厥貢條漆條音至後同
篚篚志作棊織

貢者下獻其所有于上也竟地厥木惟條
而漆有所生桑土既蠶而絲有所出故貢
漆以飾器貢絲以為服若絲之美織成文
者錦綺之屬也則盛以篚篚而貢因其所
宜而貴其
所重也

淨濟節其貢賦之道何由哉竟東南據濟濟固入河南出者也西
北距河濕則河之支流也故便干濟者則淨濟便干濕者則淨濕
皆逆流以達干河而至帝都焉○此定貢賦之遠以終經理竟州
之事也兼用濟濕者東南則淨濟西北則淨濕各從其便而已

海岱節次竟而施功者青州也標其疆界東北則至于大海西南
則將到泰山焉○此標青州之界也通州以海岱為主惟海故水
易歸壑而民有餘力惟據海岱之形勝故定賦制貢而地有餘利
舜肇十二州分青州之東為營州營州即今遼東地
隅夷節盡雖近海而不富衆流之衝成功較曲州為易彼極東邊
海之地有隅夷焉固青地之至遠者也今既可清可塗可封可殖
而經界已定矣則地之近者可知而青州之士無不平矣○此言
地之平舉遠以見近也他州先水後土此獨先土後水者見青地
被害猶淺收功猶充于餘八州也

淨干濟濕達干河濕音託陸之省也溼古濕
字後省作濕遂以溼為乾

志作通

川行水曰淨因水入水曰達竟之東南據
濟而濟者經干河者也竟之西北距河而
濕者河之支流也二水不同均之與河通
者故貢賦之來便濟者淨濟以達河便濕
者淨濕以達河其流皆
逆也達河則達帝都矣

海岱惟青州代代音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代泰
山也凡言至者盡其地而後止也

隅夷隅音隅史記作都亦音隅夷一作
隅夷既學隅考靈躍作禺鍊帝命驗作禺鐵

禺隅之省曠鐵
鐵皆古夷字也

維溝飢青無大水之浸所宜治者維溝二水而已維水出維山溝
水出原陰向嘗此鑑矣其故道今維水北海入海溝水東流入濟
已各順其道焉他如濟汶上下不皆安流乎○此言水之平即小
以見大也其道者汎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獨言維溝者此外
無餘功也

厥上飢田是辨其土有二焉以平地言其色則曰其性則墳以近
海而言則一望廣濶斤鹵而鹹也

畧若可以溝塗封植而盡規畫之宜也隅
夷東表之地即遠可以觀近而瑯琊之左
右皆樂

士矣

維溝其道維音微志作惟
溝音茲志作洎

維水出瑯琊北入海溝水出原山東入濟
既道者禹為之導也其道者泛濫既去水
得其故道也則由小可以見大而濟汶之
上下皆安流矣河濟下流兌受之淮下流
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
當眾流之衝但維溝二水順其故道則其
功畢

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斤濱志作頗斤
音尺志作陽

青州之土平地則色白而性
墳海濱則廣漠而斤鹵也

厥田節四定其田賦田則上下而為第三等賦則中上而為第四等也○田三等地利美也賦四等人工小也

厥貢節田是而定青州之貢其二州所出者有絲與紬葛及維絲海物則使貢之以為服食燕享之資其隨地所出者如高山之谷有絲與臬可供服用有鉛與松以及怪石可備器械左陳子節器用則亦使之貢焉又有萊山夷人以耕作牧為生今水退而其地既可作牧所出有山桑之絲最為堅韌可為琴瑟之絃供繒帛之用則亦使盛于篋以入貢焉或取之一州或徵之各地無非為服食器用之資皆非強其所難而貴異物也○此隨地以為貢也大抵貢物不以精粗為序而以多寡為序青地多鹽故先及之他州亦然茲更必言作牧者固萊夷得以作牧而後有絲繒原入貢之由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等賦

第四等也

厥貢鹽絲海物惟維絲紬葛松怪石萊

夷作牧厥篋臬音品去聲俗从木者誤鉛

音延萊音來
來繫音掩

楮斤地所出紬細葛也錯雜也言非一種

也鹽絲可以為服食海物可以供燕享此

貢之出于通州者也至于絲臬可以為衣

服鉛可以為器用松可以備棟宇怪石亦

可以為器用之節惟岱賦所出者善則使

之貢焉萊山之夷以畜牧為生今水患去

而地可牧放山桑之絲其堅韌異常可以

中琴瑟之絃供繒帛之用者則盛之以篋

浮汶節至于貢道之來惟汶水去濟最近而濟水與河相通則使
浮舟于汶田西南達于濟達濟則達河而帝都可至矣○青州貢
賦之道因小水而入于大水不言達河者因前兗州已言浮于濟
漕達于河故也以上總是經理青州的事

海岱節次青而施功者徐州也標其疆界東則至海北則至岱而
南則至淮也○通州以淮為主州境以淮而別州害以淮而除貢
物莫多于淮貢道亦莫便于淮

淮沂二節徐州之水淮為大而沂則入于淮者也淮不泊沂亦因
而北鑑矣今由功施而淮既入海沂水入泗以入淮水之流者無

筐而貢焉此貢之

出千各方者也

浮于汶達于濟汶音問

青州之貢將假道于濰淄則阻于入海之
遠將直入于河流則隔于濟水之濱惟汶
水出原山之陽而西南入濟濟水接汶水
之派而東北入河故浮舟于汶則以漸而
西而濟可達矣達于濟則
自南而北而河可入矣

海岱之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止言海
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楊故曰海
岱及淮而後徐州
之疆界始明矣

淮沂其宜沂音宜

不治焉至蒙羽二山乃淮沂之下流也今淮沂又而地利可與凡
近山之地皆可種藝土之高者平矣○此二節相因淮沂又而後
蒙羽藝也淮出于胎簪太于桐廬皆豫州境而被書則莫基于徐
故於此書又沂水出太州艾山西南入泗泗入淮淮納沂泗以入
海先淮後沂者先大後小也先蒙後羽者先高後卑也

大野二節其大莫大于濟彼大野澤乃濟水橫絕之處蓋濟自陶
丘北而下分而為二一東南流為溝一東北流為洧皆會于大野
大野不能受則充潰為患今禹功既施而大野始能容受二流有
蓄有洩而既豬矣則水之止者無不治焉至東原之地乃大野環
抱之所濟水所經也今濟治而沮洳盡去悉底于平而土之卑者
治矣○此二節亦相因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也大野與雷夏不同
雷夏與濟原是兩處大野北連濟為一處既豬者復其故也
東原在徐西北因在濟東故謂東原上言其藝謂可種藝此言底

淮水出胎簪山沂水出艾山又治也淮東
人于海沂西南入於泗而水之流者治矣
川莫大于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為川者
可知也浸莫大于沂沂又則自沐而下凡
為浸者
可知也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乃淮沂之下流也淮沂又而後
二山已可種藝事之相因者也則土之高
者治
矣

大野既者

野志作豎豬
豕音諸渚同
大野澤名為濟水之所絕其所聚者大
矣水蓄而復流曰豬則水之止者治矣

東原底平

平特去其沮洳耳流水治而後地之高者其利與止水治而後地之卑者其害除故為事之相因

厥土節田是而辨徐州之土其色則赤其性則枯臧而埴脉起而埴土性之美者也至驗諸草木則亦進而漸長且叢生而包矣

厥田節由是定徐州之田賦田則居上中而為第二等土厚故也賦則居中中而為第五等人工尚少也

厥貢節由是定徐州之貢徐土雖赤亦間有五色之土天子建社可用為壇壝封諸侯可用為土封故制以為通州之貢焉羽山之谷有雉五色皆備其羽可用為旌旄及車服器用之飾嶧山之南有桐特生其材可中琴瑟泗水之傍有石浮露成之為磬可備音樂淮之屬夷有蠙珠及魚可為服飾而供祭器至平立色之幣以之為袞可以祭以之為冠可以齋又有黑經白緯之織與純白之縞皆可為去凶即吉之服則使盛于篚而貢焉此各隨其地之所

東原在濟水之東濟平而沮洳盡去則地之平者治矣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者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埴音熾章昭音試漸占本作斬音展

埴黏臧也色赤而性埴墳則土宜辨矣漸進長也包叢生也則物性遂矣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陽孤桐泗濱浮

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纈夏夏遐上聲春夏之夏則胡

駕切翟音狄嶧音亦詩作繹即鄒山也始皇登此李斯刻石頌德懷志作頌蠙音貧志作

出而制為首者也○此見聖人不責有于無亦不泛取其有也通節以禮樂立意上備壇壝為土封翟中旌旄車服皆禮之用也孤桐中琴瑟浮磬備曼拊皆樂之器也珠璣服飾魚供祭祀也幣幣為齋祭之服織繡為去凶即吉之服皆禮之不可缺者也桐以向日孤生者為良故云孤桐水中見石故云浮淮夷徐州境內之屬夷非外夷也

浮淮節至于貢賦之道何自來乎蓋必浮舟于淮由淮入泗至泗則東路可由灘以達河灘益出于河而入于泗者西路可由濟以達河濟益入河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濟之合者也○河水入淮此云浮于淮泗首蓋論水之大小則泗合于淮而論貢道則浮淮而後入泗出泗而後可達河也

此暨史夏紀作泉織音遲縞音果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貢以為建社上封之用也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可以為禮器嶧山之陽有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與泗水之濱石露可以成磬皆可以為樂器淮夷之蠙珠及魚可以為服飾祭祀之用者也赤黑之幣謂玄齋祭首服之所用黑經白緯之織白素之編皆繪也去凶即吉之所服亦淮夷入筐而貢焉惟土五色貢之出于一州者也自夏翟而下則貢之出于各方者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河說文作荷

淮與泗相連故自淮達泗惟一道泗與河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蓋泗之西流有

淮海節次徐而施功者揚州也其疆界則北至淮東南至大海焉

離水離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便離者則自泗出離以達河焉泗之上源有沛水沛入于河而合于泗者也便沛者則自泗由沛以達河焉皆遡流而上者也

淮海惟揚州揚本作楊誤父本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作籬

彭蠡合江東江西諸水其所聚者廣矣既豬者眾水已有所容餘波又有所洩也

陽鳥攸居攸志作道

隨陽之鳥生息于彭蠡者也洲渚既平故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彭蠡二節揚之西偏有彭蠡焉納諸江之水踰數百里之地其為浸也大矣今禹治之乃能停蓄流通無潰決之虞而既豬焉由是澤中州渚悉底于平而隨陽之鳥亦皆得所居止而遂其性矣彭蠡以彭磯左蠡得名江漢入海于揚彭蠡其咽喉也江合漢而益漢之雄漢合江而益江之怒滔天之勢至此加熾得猶為難故特舉以見揚之成功日行南陸雁向南飛日行北陸雁向北飛隨日而遷故曰陽鳥獨于彭蠡言之者陽鳥之所宜也

三江既入彭蠡豬而揚无西偏之患矣至東南近海之處有三江焉即震澤之下流也河固奔潰而無所歸此乃既入于海而望尾

三江既入

爲止宿矣至澤之以震名者據三江之上流縱橫八百餘里震
澤難定今三江入而下流既洩乃亦停注而底于定無復爲震矣
○彭蠡水豬爲揚西偏之患震澤不定爲揚東偏之患故特舉一
澤以見揚州之成功

篠蕩節水患說平田是物得遂其生而土旺可辨焉有篠蕩之竹
則既敷布而發生矣言乎其草則夫天而長盛其水則奮然而高
從焉至于辨土之姓大約其地卑溼惟塗泥而已○充徐言草木
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皆然也此獨先言草木者揚土塗泥沮洳之
多山林不與也不言色者色雜也

震澤底定

三江在震澤下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
入海者爲婁江東南入海者爲東江其松
江爲三江既入
者入于海也

震澤在三江之上其澤多震而難定底定
者因三江既入西納諸水東吐三江勢平
而不震
蕩也

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音小

蕩音蕩

篠箭竹蕩大竹敷布也水去竹已析生也
少長曰夭喬高也此言水患去而植物遂
其性也塗泥
水泉溼也